新疆行



在一场大雨过后，我到达克拉玛依市。有人说新疆之所以有那么多沙漠，就因为缺水。倘若雨水充足，戈壁滩将胜似江南。克拉玛依用一场大雨来迎接我们，实在是一种最珍贵、最盛大的欢迎了。

克拉玛依出乎意料地漂亮整洁，街道宽阔，横平竖直，城区规整。看不见一座破旧建筑物，各个角落都打扫得干干净净，有新兴城市的蓬勃生气，建筑物都设计得富有一定的文化品位。我喜欢这个城市，像是很投缘。

漂亮的城市边缘围着一个大而幽静的公园，湖光山色，野趣天成。油田展览馆浓缩了中国的石油工业发展史，克拉玛依是中国石油工业的摇篮。

第二天云散天开，戈壁滩恢复了惯有的好天气。天极高极蓝。太阳悬空，带着一股骄横，送出阵阵燥热。路边、旷野，看不出一丝刚下过大雨的痕迹，雨停地就干，在戈壁沙漠上无论下多大的雨也难以存下一汪水。

我们一出克拉玛依市便见到了这个城市之所以兴旺的根脉：略带起伏的戈壁大漠上布满了“采油树”。把它叫作“树”，再贴切不过了。在这个少树的戈壁滩上，这些钢铁做成的支架，像一片稀疏的森林，成了重要景观。也有人把它叫作“鞠躬机”，它像一个巨人，有节奏地向大地鞠躬，仿佛在虔诚地感激大地的赐予。每鞠一个躬就提出一注石油，“采油树”不停地鞠躬，石油便源源不断地流出来，通过地下蛛网般的管道，汇聚到这片采油树的中心——百口泉采油厂。

百口泉——一个最容易激发人们想象力的名字：这里有一百口甜泉？有一百口神泉？有一百口温泉？有一百口矿泉？或许是指有一百口油泉？这里的油井又岂止百口！不论是哪一种泉，都将使百口泉成为缺水干旱的戈壁滩上的风水宝地。

采油厂使百口泉成为北疆沙漠中的一块绿洲，人烟鼎盛，花繁树茂。

我们在百口泉停了下来，看着这个神奇的地方，不知是百口泉使采油厂出名了，还是采油厂使百口泉更神奇了。

采油厂厂长叫丁玉甫，看上去只有三十多岁，沉稳自信，智慧外射，是他所从事的行业的专家。熟悉百口泉，熟悉石油，也熟悉自己所面对的这个世界，并根据整个世界来思考自己的事情，思想开阔，谈笑风生，让我增长了不少有关石油的知识。他说，石油给人类带来光明、繁荣和进步。

蒋子龙

请客

常听人说：“若要一天不得安，请客；若要一年不得安，盖房。”

要请客首先要考虑的是请什么人。主客当然早已内定，陪客的甄选大费酌量。把夙未谋面的人聚在一起，要他们有说有笑，同时食物都能顺利地咽下去，也未免强人所难。主人从中调处，殷勤了这一位，怠慢了那一位，想找一些大家都有兴趣的话题亦非易事。所以客人需要分类，不能鱼龙混杂。

客的数目视设备而定，若是能把所有该请的客人都请来，自然是经济算盘，但是算盘亦不可打得太精。再大的圆桌面也不过能坐十三四个体态中型的人。客人单身者少，一请就是一对，一桌只好当半桌用。有人请客宽发笺帖，心想总有几位心领谢谢，想不到人人肯来，而且还有一位特别要好的带来一个七八岁的小宝宝！主人慌忙添座，客人谦让，“孩子坐我腿上！”大家挤挤攘攘，其中还不乏中年发福之士，把圆桌围得密不通风，上菜需飞越人头，斟酒要从耳边绕过，前排客满，主人在二排敬陪。

拟菜单也不简单。任何家庭都有它的招牌菜，可惜很少人肯用其所长，大概是以平素见过的饭馆酒席的局面作为蓝图。所以拟订菜单，需有自知之明，临时翻看食谱未必靠谱。四冷荤、四热炒、四压桌，外加两道点心，似乎是无可再减，大鱼大肉，水陆杂陈，若不能使客人连串的打饱嗝，不能算是尽兴。菜单拟订的原则是让客人一个个的嘴角冒油。而客人所希冀的也往往是一场牙祭。有人以水饺宴客，馅子是猪肉菠菜，客人咬了一口，大叫：“哟，里面怎么净是青菜！”一般人还是欣赏肥肉厚酒，管它是不是烂肠之食！

宴客的吉日近了，主妇忙着上菜市，挑挑拣拣，又要物美又要价廉，装满两个篮子，半途休憩好几次才能气喘汗流地回到家。泡的、洗的、剥的、切的，闹哄一两天。客人的性格不一样，有人进门就选一个比较最好的座位，两脚高架案上，真是宾至如归；也有人寒暄两句便一头扎进厨房，声称要给主妇帮忙，系着围裙伸着两只油手的主妇连忙谢不迭。

梁实秋

在乡下

虽然刚在乡下住了几天，我已经感到乡间真好。

在乡间住，第一个好处是可以省钱。头发长了，须跑出十里八里去理；脚稍微一懒，就延迟一个星期；头发长了些，可是口袋儿里也沉重了些。洗澡，更谈不到。极热的时候，可以下河，这就省了一笔支出。没有卖鲜果、糖食和点心的，这不但可以省钱，而且自然地纠正了吃零食的坏习惯。衣服须自己洗，皮鞋须自己擦。路须自己走——没有洋车。

除了省钱，还有好多的“精神胜利”：平剧、川剧全听不到了，但是可以自己唱。在大树下，随意喊吧，除了多管闲事的狗向你叫几声，不会有人来叫“倒好”的。话剧更看不到，可是自己可以写两本呀，有的是时间！书是不易得到的，但是偶然找来一本，绝不会像在城里时那样翻一翻就了事。在乡下，心里用不着惦记与朋友们定约会，眼睛用不着时时看表，于是，拿到一本书的时候，愿意怎么读便怎么读。愿意读这几行，就多读几遍，看哪一行不大顺眼，便可以跟它辩论一番。这样，书仿佛就与人成了可以谈心的朋友，而不是书架子上的摆设了。

院中有犬吠声，鸡鸭叫声，孩子哭声；院外有蛙声，鸟声，牛声，农人相呼声。但这些声音并不教你心中慌乱。到了夜间，便什么声音也没有，即使蛙声还在唱，可是它们会把你唱入梦境里去。

晚上，油灯欠亮，蚊虫甚多，所以早早就躲到帐子里去。早睡，所以就也早起。睡得稳，睡得好，脸上就增加了一点肉。

老舍

M 名诗荟萃

暮色渡口

泰戈尔

白日已悄然消逝
暗影笼罩大地
恰好是我到河边汲水的时候了
晚风裹挟着流水凄婉的声响
这声音
唤我走进暮色孤寂的小巷
没有行人经过
起风了
河里的波浪汹涌澎湃
我不知道
我是否还能回家
也不知道
会与谁不期而遇
渡口的小舟上
一个不相识的男性
正拨弄着他的鲁特琴

主管主办：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 社址：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2号 邮编：150010 2026全年订价：228元 月订价：19元 零售价：0.70元